



东方文学丛书

九云梦

〔朝〕金乃重 著

韦旭昇 校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

T310.4



东方文学丛书

九云梦

〔朝〕金乃重 著

韦旭昇 校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九 云 梦

〔朝〕金乃重 著

韦旭昇 校注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20 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

书号: 10397·34 定价: 0.86 元

关于朝鲜古典小说《九云梦》

《九云梦》是朝鲜李朝肃宗时期名臣、著名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的两部作品之一，和它的姊妹篇《谢氏南征记》一起，标志着朝鲜文学史上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诞生。

金万重的主要生存与活动年代相当我国清朝康熙在位的前三十年，字重叔，号西浦。曾祖父金长生是李朝名儒。父金益兼二十三岁时为反对后金入侵而殉于国难。母亲是杂闻稗说、传奇故事的爱好者。

金万重深受家教影响。他精通儒家经典，对天文、地理、数学及音律也有所涉猎，学识渊博。二十八岁时，他文科及第，历任大司谏、大提学与判书等官职。

朝鲜李朝时期，朝臣之中分党立派，彼此倾轧，被称之为党争。在党争中，他属于西人派，与南人派相对立。他维护名教，反对肃宗废正妃闵氏立女宠张氏，被削黜官职，两度流放，最终死于滴所。

他在文学上，和当时其他文人士大夫一样深通汉文。当时俗流文人大多鄙薄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他却一反俗流陋见，认为那种丢弃朝鲜国文专用汉文创作的人所写作品“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学舌之言”。他还认为“闾巷间樵童汉妇咿哑而相和者虽曰‘鄙俚’，若论真膺、则固

不可与学士大夫所谓诗赋者同日而论。”由此出发，他大胆地把郑澈（1536——1593）所写的《思美人曲》…等三篇朝鲜国文长诗视之为“海左”（朝鲜）的三篇“真文章”，把朝鲜国文作品的价值置于汉文作品之上，可见他的民族进取心之强。

由于千百年的传统及时风之所尚，他也以汉文写了不少诗、赋、笔记、小品，收于《西浦集》与《西浦漫笔》之中。

《九云梦》以朝鲜国语写成，问世不久，又由作者的堂孙金春泽（1670——1717）译为汉文。两百年来，朝汉两种文本并行于世，在朝鲜广为流传，享有盛名。作品中的人物曾被朝鲜最著名的古典小说《春香传》引用，以加强它的艺术效果，在小说《沈清传》和其他诗歌中也有所提及。可见这部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很久以来，在文人创作的朝鲜国语小说中，它以情节的离奇动人和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姿，成为民间最为喜爱的主要作品之一。

《九云梦》以中国唐朝为时代背景和历史舞台，写奇才卓艺的年轻书生杨少游宦途得意，青云直上，荣耀显贵，成就了莫大的功名事业和他先后与八女子恋爱结合的经过。

杨少游前世是来中国传道的西域天竺国高僧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八女子的前身则是神仙南岳卫真君娘娘的侍女。八仙女和性真因奉命办事而邂逅于途中，彼此情不自禁，相互答话笑谑，产生了一丝情愫。这算是动了“邪念”，是对佛门神界清规戒律的背离。于是受罚，被谪降人间，投生于不同的家庭。性真投生为唐朝淮南道秀州县杨处士之子杨少游。八女子则分别投生为秦御史之女秦彩凤，韶州驿丞之女、洛阳名妓桂蟾月，播州良家之女、河北名妓狄惊鸿，郑

司徒之女郑琼贝，丞相府胥吏贾某之女、琼贝之婢贾春云，唐皇之妹兰阳公主簪和，扬州良民之女、吐蕃刺客、剑士沈袅烟，洞庭水府龙王之女白凌波。八女子各各以不同的奇妙经历与杨少游巧遇，相识，定情。杨少游也在与她们先后相逢、交往的过程中，为国建立功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上得君心，下协人望”，位极人臣。八女子先后成为了他的妻妾，结成了一夫八妻的九个人的家庭。在充分享受了人间最美满幸福的贵族生活以后，感于世事的变化无常，富贵荣华无非是一场春梦，九人顿悟本性，看破红尘，痛悔前非，皈依佛门，大得“寂灭之道”，皆归于“极乐世界”。

《九云梦》以它故事情节的离奇，人物形象的生动多姿和词藻的丰美吸引了朝鲜广大读者，对它以后的小说发展，产生了甚至比《谢氏南征记》还要大的影响。那么，这部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小说，其主题究竟是什么，又如何看待其思想内容呢？

比之于分析与它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对《九云梦》的分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了解到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是认为《九云梦》中的大量爱情情节与场面的描写，表现出了反对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另一种意见，则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歪曲了朝鲜民族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是一部充满消极因素的作品。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品中包含了东方的儒、佛、道三种思想和世界观，是具有深刻哲理性的文学作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1982年）《金万重》条中则认为：

“它的中心内容是要表明人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

同时又客观地介绍了其他的观点说：

“也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个性解放的要求”。意见的分歧，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内容的复杂性。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中尽管有着大量的爱情情节的描绘，并且最后在荣华富贵只不过是“一场春梦”的论调中收场，但实际上它所着力宣扬和讴歌的中心思想，既不是对纯洁的爱情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也不是人间幸福无可依恋的“悟道”和超尘出世的空虚境界，而是封建贵族眼中的一种对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最好设想，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

那么，它对爱情情节的大量描绘和最后对人间幸福的否定与主人公的悟道出家，又起什么作用呢？它其中的佛道两种宗教思想的观念，和儒家思想又有何种关系呢？

这正是分析《九云梦》的思想内容所必须触及的问题。可以将它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杨少游与八女子之间的风流韵事与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关系。

二、杨少游等一男八女，为何看破红尘，放弃荣华富贵遁入空门？

三、儒、佛、道三种思想在小说中的关系。

以下就对这三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一、杨少游与八女子之间的香闻艳事与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关系：

《九云梦》中，杨少游与八女子恋爱、结合的过程占了极大的篇幅。这位以清寒的处士家庭出身的一介书生，是怎么获得了俱是天下绝色的八个女子的爱慕，并且顺利地建立了一个封建贵族式的理想的和睦幸福的家庭的呢？

尽管八人与杨少游相逢，结识，定情的具体过程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都认为杨少游是必当高官，受厚禄，前途无限的人才。

以杨少游所结识的第一个女子秦彩凤而言，她对杨，初而“闻其诗而慕其才华”，继而想到：

“女子从人，终生大事。一生荣辱，百年苦乐，皆系于丈夫。”

秦的乳娘深知彩凤心思，她向少游传达彩凤情意时也说：

“小姐自幼时，心明性慧，大有知人之鉴，一见相公，便欲托身。”

可见彩凤是因看出这位书生宦途大有希望，可以因他而享受“荣”、“乐”，而托身于他的。

再如桂蟾月，她在与杨少游定情之夜，向少游说出了自己的爱他的动机：

“当今天下之才无出于郎君之右者，新榜状元固不足论也，丞相印绶，大将节钺，非又当归于郎君手中？”

桂蟾月一开始就不敢指望当少游的正妻。她的这番话，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出了她甘自当少游之妾“以奉大夫人后”的原因。此后其他六位女子之所以爱杨少游，也莫不是因为 he 中状元，当翰林，“建玉节，驰驷马，”任尚书，做御史大夫，为大元帅，“腰悬如斗大金印”，直升为宰相，荣华富贵备于一身的缘故。桂蟾月紧接在上面所引用的话后面所

说的“天下美女，孰不愿从于郎君乎？”代表了这些上自公主，下至婢女的一群“绝色佳人”爱杨少游的共同想法。

可见，杨少游的情场得意，正是他宦途上飞黄腾达的结果，而这种飞黄腾达，也正是因为他以其文才武功竭力效忠于君王和君王施予恩惠的缘故。

作品在性真（即杨少游的前世前身）萌动尘世之念时，这样写他的理想：

“男儿在世，幼而读孔孟之书，壮而逢尧舜之君，出则作三军之帅，入则为百揆之长，着锦袍于身，结紫绶于腰……目见娇艳之色，耳听幻妙之音，荣辉极于当代，功名垂于后世……”

杨少游的一生，正是遵循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由一个“贫秀才”而位极人臣，享尽封建社会中除君王以外的封建贵族所能享受到的一切荣华富贵，正是有赖于他“壮而逢”到的“尧舜之君”的。

杨少游的寻求幸福的道路是为封建君王效命立功，而他的幸福生活的模式，也只能是封建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下才能产生与存在的。

作品正是这样地通过它的主人公一连串风流韵事和爱情上的极大满足，来设计和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并将其主人公幸福的一生归功于这个政治制度的。

二、既然杨少游已以壮年之身登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极高位置，又为何突然产生放弃荣华富贵遁入枯寂空门的念头？考察一下作者金万重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李朝时期，是朝臣之间党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壬辰战争

(1592—1598)以前已如此，并因此给予了日本以大举侵略之机，几乎亡国。这次战争以后，虽又经过了反抗金入侵的丙子之战(1636)，党争依然不见停息，照样激烈进行，形成李朝封建政治的难以医治的“痼疾”。党争的结果，胜利者可荣登高位，显赫荣耀。一旦失败，则遭贬下狱，一蹶不振。作者面对这残酷多变的朝廷与官场的现实，是不能不有所深思戒惕与畏惧的。

作者设计和描绘他对最美好的“尧舜之君”统治下的理想的政治秩序与制度，多少是针对他对现实的这种不理想的状态而发的。

虽然如此，他仍不能不把他对党争灾难的担心和畏惧感带进作品之中。惟恐“福尽祸来”，预先为他的主人公布置了一条及早撤身出政界和隐遁田园的后路。

杨少游在荣耀显达臻于顶点之际，以壮年之身一再要求辞官下野，退居林泉，并最终皈依佛门，求“不生不灭之道”、以超脱“尘世之苦海”，正是作者对当时朝廷政治变动的戒惕心理的一种表现。这种情绪与感觉是李朝肃宗时期炽烈、残酷、复杂的党争现象的反映。朝臣中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的宗派斗争，对于从政者个人及其家庭来说，可以使他们从锦衣美食、荣华富贵的幸福顶点于转瞬之间骤然堕入家破人亡，乃至绝族灭门的苦海地狱。作品中杨少游在其充分享受了作为封建贵族所能享受到的一切人间乐趣之后，说出了这样的顾虑：

“高台自倾，曲池且堙。今日歌殿舞榭，复作衰草寒烟。”还表露出了这样一种达观态度：

“缘尽而散，乃天理之常。”

这种顾虑和“妙悟”，其实际的原因，正在于上述那种成为李朝政治痼疾的党争现象。作品于此虽未明言，但隐约可感。看一看李朝的党争史，令人感到作者流露出的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

三、儒、佛、道，作为思想体系，是一定的阶级意图的反映。《九云梦》中出现的这三者，也不例外。在他们神秘、深奥的外衣下，包藏着对现实利害的考虑。

以上说明了《九云梦》中对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理想化和对党争的顾忌，由此出发来观察问题，作品中的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主要是佛家思想）的相互关系，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九云梦》末回杨少游悟道时说：“天下有三道：曰儒道、曰仙道、曰佛道。三道之中，唯佛最高。”话虽如此，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并非佛教思想，而是儒道。

作者金万重本人是一位终其身于“明伦纪，贵事业”的士大夫。为了维护肃宗王宫与朝廷的正统，他付出了被贬遭谪的高昂代价，是封建儒教思想的坚决拥护者。《九云梦》中，杨少游的前身性真在萌动尘世之念时，就曾这样“默然于心”地把“读孔孟之书”看成是他一生谋求功名利禄、金屋美女的行动的基础，他的一切活动的资本。占整个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篇幅的，正是写这个“贫秀才”怎样按照封建思想教导的轨范去读孔孟经典，学而优则仕，立身扬名，以享受红尘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艳福与乐趣的。这方面的描写与渲染是这样淋漓尽致，以至使得结尾的“看破红尘”显得苍白无力。作品在读者中实际产生的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尘世荣华富贵的无足歆羡和佛家空门虚无幻灭境界

的令人憧憬，而恰恰是封建制度所能容许儒生士人追求的贵族式的最大限度的幸福与人间欢乐。有关佛教的描写，只不过在书的开头和结尾寥寥无几的若干片断中而已。

书中开头所写的只不过是个“楔子”，说明杨少游及八女子的来历非凡和缔就奇缘的神妙原因，以加深全书的传奇色彩；而短短的结尾则不过是幸福爱情的草草收场，顿然皈依佛门的一种简单归宿，以之和前面的“楔子”相呼应。

总之，佛教思想在全书中只处于次要的、辅助性的地位，其在思想上的具体作用只在于提醒高官厚爵的获得者注意盛极必衰、荣尽则枯、福竭祸来的“规律”。它本质上是贵族寻求避祸趋福、免灾得安的一种手段。

《松泉漫笔》中指出：

“稗史有《九云梦》者，即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贵归之于一场春梦……盖以释家寓言而中梦辞遗意云。”

这段话，隐约地指出了佛家思想在《九云梦》中的作用与地位。所谓“楚辞遗意”，指的是屈原在《离骚》中表现的忠于君王和不同意佞人当朝的思想，而所谓“释家寓言而中楚辞遗意”则不过是以佛家的故事为形式，来表露这一思想和宣泄其心中的牢骚。《松泉漫笔》中的这段话，道破了金万重写《九云梦》的思想意图，是颇有见地的。它证实了《九云梦》中佛家的虚无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处于次要地位的思想。

将《九云梦》和它的姐妹篇《谢氏南征记》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部情节大异、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在思想倾向上，却有共同点。

《谢氏南征记》以“劝善惩恶”的严肃说教为其特色，《九云梦》则是以渲染才子风流佳人多情的轻松欢快气氛为其特色。但是，两者都是由对封建朝政中的消极现象不满出发，追求一个完善而理想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这方面，《谢氏南征记》着力揭露与惩治恶人、奸臣，而《九云梦》则描绘了一个“理想国”，注重于宣扬圣王贤君为忠臣良相带来的幸福。在拥护封建制度方面，两书是异曲同工的。

就神佛的地位与作用而言，两书也是基本相同的，即对封建贵族的活动与利益起辅助的作用，与儒家经国济世的事业相比，神佛作用只占次要地位。《谢氏南征记》中的神佛，专门出现于善良人受到奸佞者迫害而面临危难之际，搭救好人，使之战胜邪恶，使儒家所维护的封建的正统秩序得以恢复和它的人伦道德免遭破坏。《九云梦》中的神佛信仰，则是逃避党争灾难的一种出路之所在。两部作品神佛的具体活动是有所差异的，在《谢氏南征记》中，神佛消灭于灾生之后；在《九云梦》中，神佛防祸于祸未现之前。但他们都是作为消灾除难，赐予福祉的因素而出现的，这一点，两书是共同的，反映出作者金万重作为封建士大夫和儒门学士的对宗教地位的看法和摆法。

《九云梦》在政治思想上是拥戴封建君主制度的作品，这是作者作为封建士大夫、儒门学士而必然如此的。但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这部作品所受的十七世纪下半期李朝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来源，一是“隐逸文学”，即以逃避党争、“士祸”为其政治原因的，以歌颂退居林泉的生活为其主要内

容的“江湖文学”。这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九云梦》中杨少游的辞官下野，返归田园，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是受到这种文学的影响的。

另一种影响，则是来自市民阶层文学中的爱情趣味。

《九云梦》，在它的整个结构、情节的铺陈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大量地涉及男欢女爱的香闻艳事。因此，它十分自然地在读者中产生了“言情小说”的印象。

作为儒门学士的金万重为什么这样不惜功力，花费笔墨，大写爱情呢？这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

金万重创作活动的时期是十七世纪后半期。此时期，李朝社会商业经济已逐渐趋向活跃，城市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城市经济上的作用反映在文学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表现市民爱情趣味的朝鲜国语文学作品，产生了一些作者不明的写男女关系的时调和歌辞。

金万重尽管为文人士大夫，属于社会上层人物，但他一向重视以本民族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市民的国语文学中开始出现的这些现象，当然不会被完全排斥于视野以外。他不能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受到市民文学爱情趣味的影响。朝鲜国文小说《九云梦》中的大量爱情故事的描写，就是这一影响下的产物。

然而金万重毕竟是封建士大夫行列中的人物，尽管市民的爱情趣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充分熟悉市民阶层的男女关系具体情况，加上作为封建文人，他的美学趣味也使他不会对市民文学中的粗俗的两性关系的描写产生好感。于是，他的写爱情的作品只能以封建贵族为主人公，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了。

因此，可以说，《九云梦》大量出现的爱情故事，是市民的自由放荡的爱情趣味及其文学思潮的间接的反映，曲折的表现。是封建贵族的与市民的两种爱情趣味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结合中，封建贵族的爱情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市民阶层的爱情趣味处于很次要的地位。甚至也可以说，市民阶层的趣味，对此书之爱情情节的大量出现只起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

《九云梦》对封建贵族的一夫多妻制进行了美化乃至歌颂。书中所流露出的不少封建贵族式的爱情趣味。这是作者阶级立场与婚姻观的反映。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肯定态度，已在《谢氏南征记》中有所表现。而这里，《九云梦》中的一夫多妻情况，则成为了封建士大夫幸福观的图解和形象的说明。这是我们应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的。

一夫多妻制是极不合理的。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一文中说：

“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注）

本书所写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显贵人物”的特权。只不过作者掩盖了这一制度的实质和它为妇女所必然带来的痛苦，以及这种家庭中难以避免的纠纷和矛盾。

众多女子以同一个贵族男子为丈夫，一般不可能是出于真正爱情的考虑，而只能是由于经济或权势等因素所迫致。《九云梦》把一个个女子描写成仿佛天生就是心甘情愿和另一些女子共嫁一夫的，而且几乎都是“乐此不疲”的人物，

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背离现实的。这种描写有时甚至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桂蟾月主动向杨少游推荐狄惊鸿，甚至竟然让她作为自己的替身去和与自己久别重逢的丈夫同眠共枕，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一夫多妻制为女子所造成的烦恼、不幸和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尽管作者力图掩盖、粉饰，却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了这种实际情况，使它透过色彩斑斓的幕帷，闪现于读者眼前。例如：最先与杨少游定情的秦彩凤，其后不得不屈居于小妾地位。当杨少游向她表示愧疚不安时，她不无伤感地说出了“妾之薄命，妾亦自知”的话。尽管她表示要以现状为满足，但这寥寥数语，也可以看出她的言外之意和勉强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幽怨。

又如：在杨少游获得两妻六妾之后，公主之兄、国王之弟——他的大舅子越王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丞相如此之福，在女子亦为福乎？”

其实，越王本人也是女色的渔猎者，而这句问话也带有点取笑性质，但它也从侧面透露出了多妻制对女子所必然造成的不幸与痛苦。

另外，越王还在他所起草的质问书中以“自前古为駉马者，不敢畜姬妾”来对杨少游大兴问罪之师。这固然表现出了此类皇亲国戚维护皇家特权的思想，却也说明了多妻制对女子方面总归是难堪的事。

作品尽管对杨少游的浪荡多情、风流韵事持欣赏态度，但也以赞许的笔调写他为坚持对未婚妻郑琼贝的爱情，敢于抗拒皇帝与太后，不愿毁约以娶兰阳公主。为此他被革官投

狱，却也不后悔、动摇，最终迫使太后认郑氏为义女，给以“英阳公主”的称号，使她以同等资格和兰阳公主一起下嫁与杨少游为正妻。杨之所为，是对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权绝对思想的一种悖逆，同时也表现出杨少游对爱情也有其忠贞严肃的一面。这一段情节虽不足以完全改变整个作品美化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性质，却是全书中值得肯定的地方。当然，如果仅据此就断定杨少游具有反对封建婚姻束缚的“个性解放”思想，也未免过于抬高了他。

值得给以肯定的情节还有秦彩凤怀着深挚的爱情与杨少游私定终身一事。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违反，触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轨范，是对婚姻自主的追求。但在全书的八个女子中，这一表现只是个别的，它被其他人的婚姻爱情态度所压倒，远非主流，也不足以使全书的总体思想达到“个性解放”的水平。

作品还让贾春云、桂蟾月、狄惊鸿等侍婢妓女出身、小妾地位的女子最后和公主结为姊妹关系。这是和封建身分制相抵触的，多少反映了壬辰战争之后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趣味和思想倾向与要求，也是作者开明思想的一种表现。

另外，作品不把杨少游写成是降生于官宦世家、高门望族，而说他是出自竹篱茅屋的山乡隐者之家。这虽多少是出于作品传奇性的需要，却也是作者封建门阀观念较为薄弱的反映。

《九云梦》中出现了杨少游奉唐皇的命令反击吐蕃入侵并远征吐蕃的情节。这一个似乎只是为表现杨少游不仅有治国之才干，而且有退敌之军功才设置的情节，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